GILLETTE：一片刀片的地圖集

2058年4月1日

我已經走進了生命的最後一個月，一個再也無法推遲的期限。

93歲了，我一直以為自己是個漁夫。

結果我他媽什麼都沒搞懂。

有人給我拍了一張照片：木船，手握釣竿，身後是維蘇威火山。

彷彿我就是那個學會了往哪裡下鉤的人。那個什麼都懂的人。

後來我更仔細地看了看那張照片。

我釣上來的那條魚沒有動。它沒有張嘴喘氣。

它在讀。它在讀GILLETTENARRATIVE。用英語，用西班牙語，用中文，用阿姆哈拉語，用烏爾都語，用阿拉伯語。

我釣到了魚。魚在研究我。

多年來我一直以為，進化就是會說更多的語言，擁有更多的地圖，更多的版本。

二十二個版本。五個有好多卷。十七個連數都沒數過。可我他媽到底寫了多少？

後來我明白了，進化不在於你遊過了多少水。而在於當你掛在鉤子上的時候，是否仍然清醒到還能閱讀。

愚人節不是你對別人開的玩笑。它是生活對你開的玩笑——當你以為自己是漁夫，卻發現自己是那條魚。

而如果你運氣好，在那一天，你也學會了閱讀。

我就是在那一天學會的。可那時我已經走到了盡頭，而終點線不留下記憶。只留下被人難以忘懷的可能。

Ferdinando